

制图/子由

《诗经》中的“关关” 是一只直白的“鸟”

文/半文



雌鸠(鸛)

在爱情的世界里,琴瑟可以是指尖,伸出手指,即可听琴瑟之音。钟鼓,可以是锅碗瓢盆,拿两根木箸,敲敲打打,亦可仙乐飘飘。雌鸠有琴瑟?雌鸠有钟鼓?但他和她,照样情话“关关”,相偎相依。所以,那个君子不一定是物质的贵族,亦可是精神的贵族。我坚信,不论何时何地,穷人,也可以有自己的爱情和自己谈论爱情的方式。

三千年前,在那个古老的人间,人们喜欢雌鸠,不论穷人富人,他们把它们当作爱情鸟,当作模范夫妻。三千年后,回过头去,我想看一看这对爱情鸟的模样。《尔雅·释鸟》:“雌鸠,王雎。”王雎是什么?就是鱼鹰。鱼鹰有两种,一种是鸛,一种是鸛。鸛是中型猛禽,嘴黑色,头白色,用爪抓鱼。鸛,大型的食鱼游禽,善于潜水,拿嘴捉鱼,拿爪划水。王雎是古鸟,雌鸠也是。我且不论这鸟是否被三千年的时光消化。从外形看,我不喜欢鸛,更喜欢鸛。都是水鸟,但鸛之面目凶狠,而鸛一脸谦和。这里说的鸛,是野生鸛,外貌与现驯养的鸛无异,但它们可以自由地饮食,自由地恋爱。鸛的体态敦厚、朴实,有谦谦君子之风,也有窈窕女子之德。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,我虽不是外貌主义者,但仍难以貌取鸟。

汉扬雄《羽猎赋》云:“王雎关关,鸿雁嚶嚶。”寻找《诗经》中的鸟,最好的线索,应是叫声。鸛声尖而厉,鸛之声厚实磁性,仔细去听听,“关关”之音,也是鸛更近一些。如此,感觉鸛更亲近,更家常,更像一对恋人,常常成双人,成对出,形影不离。这“关关”之声,说到底,不是情话,是真心话。不是情话,却胜似情话。像这古老的人间,寻常的夫妻,寻常的语言。这对谈论了三千年爱情的鸟,终于,过了热恋期,进入日常生活。开始谈论造房子,生孩子。

现在,野生的鸛是不易见到的。连家养的鸛,也不易见到。想要找一个洲渚,听一听雌鸠“关关”的情话,那更是不易了。那就自己谈一谈吧。跟随着《诗经》三千年的美好,谈一谈爱情。告子曰:“食、色、性也”。意思是说:吃饭和谈论爱情,这是本能,是本性,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第一要务。有人解释,“色”是美好的物事,“食”是喜欢。连起来,也可以说是喜欢美好的东西,是人的本性。一首诗,可以有不同的读法。爱情,也可以有不同的谈法,可勇敢,可羞怯。可直白,可婉约。可以向这只叫“雌鸠”的鸟学习,该谈恋爱的时候,就要好好地谈一场,哪怕暗恋也好。

古人的『歼蚊战』

文胡胜盼

夏天来临,最恼人的,莫过于蚊子。但古代文人们尽管心里厌恶,却又以蚊为题,写下过许多诗文,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学现象。

当夜深人静,暑气消退,正好可以安然入眠的时候,蚊子就开始嗡嗡地在你耳旁打转,伺机就要下口,最遭人恨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写道:“蚊虻嚼肤,则通昔不寐矣。”累了一天,却被蚊子折腾得一宿合不上眼。难怪晋朝人傅巽会以一篇《蚊赋》讨伐可恶的蚊子:“众繁炽而无数,动群声而成雷。肆惨毒于有生,乃殄肤体以疗机。妨农功于南亩,废女工于杼机。”愤怒之情,溢于言表。

众所周知,蚊子嗜血。其实雄蚊子并不吸血,它们一生都靠吸吮瓜果汁液、露水等维持生命。吸入畜血液的是雌蚊子。唐代孟郊《蚊》诗云:“五月中夜息,饥蚊尚营营。但将膏血求,岂觉性命轻。顾己宁自愧,饮人以偷生。愿为天下蠲,一使夜景清。”这首诗可称科普诗,点出了雌蚊吸血是为延续生命与繁衍后代的本能本性。另外,北宋诗人梅尧臣在《聚蚊》一诗中,也给出了相似的回答:“利吻竟相侵,饮血自求益。”

蚊子吸血靠长吻,对于这一细节,唐代诗人也多有描述。刘禹锡《聚蚊谣》:“沉沉夏夜兰堂开,飞蚊伺暗声如雷。嘈然歛起初骇听,殷殷若自南山来。喧腾鼓舞喜昏黑,昧者不分聪明感。露华滴沥月上天,利嘴迎人著不得。我躯七尺尔如芒,我孤尔众能我伤。天生有时不可遏,为尔设幄潜匡床。清商一来秋日晓,羞尔微形动丹鸟。”被蚊子叮咬后,不仅奇痒难忍,更重要的是蚊子还会传播多种疾病。白居易在《蚊》里说:“斯物颇微细,中人初甚轻。有如肤受潜,久则疮痍成。”蚊咬后,若是受了感染就可能导致皮肤溃烂,痛苦不堪。

唐代韦楚老《江上蚊子》云:“飘摇挟翅亚红腹,江边夜起如雷哭。请问贪婪一点点,臭腐填腹几多足?越女如花住江曲,嫦娥夜夜凝双睂。怕君撩乱锦窗中,十轴轻绡围夜玉。”借蚊子讽喻世风,把横征暴敛的豪门权贵的丑恶嘴脸描摹得生动之至。明代陈大成《咒蚊》诗曰:“白鸟向炎时,营营应苦饥。进身因暮夜,得志入帘帷。嘘吸吾方困,飞扬汝自嬉。西风一朝至,萧索竟安之。”诗人表面是诅咒蚊子,实则是痛斥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。清代诗人诸人荻也对蚊子痛恨入骨,作《黄莺儿》词而斥之:“名贱身且轻,遇炎凉,起爱憎。尖细小口如锋刃,可能痛人,可能痒人,娇声夜摆迷魂阵。好无情,偷精吮血,犹自假惺惺。”清代袁枚则把蚊子比喻成贼在《碧纱橱避蚊诗》曰:“蚊虻疑贼化,日落胆尽壮。唧聚声蔽天,一呼竟百唱。如赴鬻圆市,商谋抄掠状。”

“性命博膏血,人间尔最愚。嚼肤凭利喙,反掌陨微躯。”浙江名士单斗南在《咏蚊》中如是写道。蚊子为图吸血,有时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,自取灭亡。北宋范仲淹《咏蚊》:“饱去樱桃重,饥来柳絮轻。但知离此去,不问用前程。”四句诗勾画蚊子嘴脸,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即便如此,蚊子依然一往无前,不计后果。蚊子的这种赌徒心态,自然也就成了诗人们“借蚊喻人”的讥讽对象。晚唐诗人皮日休在《蚊子》一诗中写下:“隐隐聚若雷,嚼肤不知足。皇天若不平,微物教食肉。贫士无绌纱,忍苦卧茅屋。何事

觅膏腴,腹无太仓粟。”诗人既嘲讽了蚊子嗜血贪婪的本性,也对那些只顾中饱私囊,不管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严厉的谴责。明代方孝孺《蚊对》云:“今有同类者,啜粟而饮汤,同也;畜妻而育子,同也;衣冠仪貌,无不同者。白昼俨然,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,吮其膏而盪其脑,使其饥饿于草野,离流于道路,呼天之声相接也,而且无恤之者。”以蚊拟人,将剥削百姓的贪官污吏,比作吸吮百姓鲜血的“人蚊”,予以了无情的鞭挞。

蚊子喜欢昼伏夜出,呼啸成群,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下口。唐代吴融《平望蚊子》云:“天下有蚊子,候夜嚼人肤。平望有蚊子,白昼来相屠。不避风与雨,群飞出菰蒲。扰扰蔽天黑,雷然随舳舻。利嘴入人肉,微形红且濡。振蓬亦不惧,至死贪膏腴。”南唐杨鸾《即事》诗也写道:“白日苍蝇满饭盘,夜间蚊子又成团。每到更深人静后,定来头上咬杨鸾。”南宋赵蕃不怕蝙蝠,但愁蚊子。《晚作》诗云:“古屋黄昏蝙蝠飞,尔飞干我竟何为。但愁蚊子且生翼,饱尔亦当侵我肌。”

北宋欧阳修《憎蚊》云:“虽微无柰众,惟小难防毒。”蚊子身小,胆子却大,防不胜防。既然蚊子是穷凶极恶的贼,那必定是要一举灭之而后快的。为躲避蚊子的侵害,古人动用自己的万般智慧,打了一场又一场的“歼蚊战”。今人灭蚊手段多种多样,物理、化学、生物,凡是能对付得了的样式,都被用了起来。古代科技尚不发达,古人又是想出哪些招数来打赢这场“歼蚊持久战”的呢?

扑蚊法。扑蚊的工具一般都是扇子。清代藏书家汪启淑《咏蚊》道:“乍停纨扇便成团,隐隐雷声夜未阑。漫道纱橱凉似水,明中易避暗中难。”但扇子一停下,蚊子就立刻围聚过来。可见,这种最原始的方法,并不十分管用。

烟熏法。“泽国故多蚊,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,燔艾取一块。”南宋陆游在《熏蚊效宛陵先生体》诗中告诉我们,当扇子扑蚊失去作用时,他想到用艾草点燃后驱蚊。用烟熏法避蚊,是古人较常用的,清代小说奇才蒲松龄,还把烟熏避蚊法提炼成了一首《驱蚊歌》:“炉中苍术杂烟荆,拉杂烘之烟飞腾。安得蝙蝠满天生,一除毒族安群民。”

隔离法。当然,有时蚊子来势凶猛,烟熏法效果也会不明显。这个时候,就只能采取隔离法了。唐代元稹有诗云:“蚊幌雨来卷,烛蛾灯上稀。”薛能也有诗:“退红香汗湿轻纱,高卷蚊厨独卧斜。”“蚊厨”,大概就是今天人们常用的蚊帐。清代袁枚《秋蚊》诗曰:“白鸟秋何急,营营若有寻。贪官衰世态,刺客暮年心。附爇还依帐,愁寒更苦吟。怜他小虫豸,也有去来今。”诗中的“白鸟”指的就是蚊子,他所说的避蚊方法也就是蚊帐隔离法。不过,有时因为蚊帐有破洞或未拉严实,一只蚊子也能搅得人不得安生。正如清代赵翼《一蚊》诗云:“六尺匡床障皂罗,偶留微罅失讥诃。一蚊便搅一终夕,宵小原来不在多。”

唐代韩愈《杂诗四首》云:“得时能几时,与汝交啖咋。凉风九月到,扫不见踪迹。”看来诗人受蚊害之苦太深,无奈之中,只好盼望秋天早点到来。遥想古人的避蚊法,想想当下我们与蚊子的周旋,防蚊灭蚊之路还真是漫长。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有人南行,有雁北还。

河水中央,有洲渚。洲渚之上,有蒹葭。蒹葭之上,有露,有风,有高而远而蓝的天空,有长长短短的“关关”之音。不见其鸟,但闻其声。这两只叫“雌鸠”的鸟,如此热烈,又如此羞怯。“关关”之音,远远近近地呼喊。这“关”,是关心的关,关切的关,关怀的关,关注的关。它们自南方归来,一路飞翔,相伴相依,千里万里,两只鸟的翅膀,两颗鸟的心脏,早已靠近,但此刻,呼喊声仍然热烈,仍然羞怯,仿佛初恋。

你喊“关”,我也喊“关”,高一声,低一声,远一声,近一声,“关关”的回环声,热切而羞怯。我喜欢用“羞怯”这个词语,中国式的爱情,如水般婉约,连两只中国鸟也不例外。这两只叫做“雌鸠”的中国鸟,用“关关”之音,说着只有自己才懂的情话,穿过蒹葭长长短短的尖芽,靠近,靠近。终于“关关关关”,喜气洋洋,和相爱的鸟在一起,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“关关、关关”,关心、关切、关怀、关注,从此之后,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你,我再离不开你的视线,你的世界。

1

“关关雌鸠,在河之洲”。真好!三千年前,在古老的楚地,在黄河水的中央,在人们的视线之外,有一个水草繁茂、蒹葭苍苍的湿地,这是一个独立的王国。时间还早,还不必忙着造房子、生孩子。这一刻,两只雌鸠还可以自由地说一说情话,谈一谈恋爱。关于情话,关于恋爱,无非就是“关关、关关”那几句老情话,不过就是表达关心和关切。不过,说不厌,亦听不厌。那几句话,反复地说,反复地听,是可

2

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。这一只鸟,给了一个男子以勇气:散开,让我来歌颂爱情。我承认,我喜欢美好的女子。我承认,我喜欢这古老的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。包括窈窕淑女,包括诗歌,包括爱情。向美而生,都这样罢。这个男子,从“关关”之音中,汲取到了属于爱情的力量。向一个美好的女子表白:“我要追求你!”

怎么求?寤寐求、辗转求,日思夜想,睡不安稳,终于追求到了,要琴瑟友之、要钟鼓乐之。来之不易,当然要抱在怀里,捧在掌心,此生岂能辜负!

3

《诗经》喜欢拿鸟来喻人,这两只鸟,是好鸟,是君子,是淑女。有解释说,这里的君子,是贵族,因为只有贵族,才能有琴瑟,才能敲钟鼓。事实或许如此,但我不喜欢,谈论爱情,我们不妨离开现实世界。